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丹心照青史 碧血染黄沙

——刘桂五烈士传略

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在古城西安的革命公园革命亭内举行了一个空前隆重的，有驻西安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参加的公祭追悼大会。会场内摆放花圈和挽联六百多件。其中蒋介石署名的挽联摆在首位：“绝塞扫狂夷，百战雄师奋越石；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魄拟睢阳。”最引人注目的挽联，则是朱德与彭德怀联名，而由朱德同志亲书的挽联：“贵军由西而东，我军由南向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你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

享有这极尽哀荣的是东北军骑兵六师少将师长刘桂五。

刘桂五，字馨山。一九〇二年七月四日出生在原热河省朝阳县（今辽宁省）六家子乡八家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仅读了二年私塾，便在家务农。一九二四年到宋哲元部当学兵，后参加热河地方军阀白凤翔的部队。历任排、连长。一九二八年白部接受了东北军的改编，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六旅，调到黑龙江北部戍边，刘桂五为少校连长。一九二九年中苏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刘桂五荣立了战功，被破格提拔为第十八团上校团长。

“九·一八”事变以后，刘桂五奉命率部撤到关内，先后在河北、陕

西及甘肃等地驻防。由于刘桂五爱国意识很强，因此，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曾向张学良请缨，要求率领五百士兵，回热河敌后对日作战。正当刘桂五的思想处于彷徨苦闷之际，是党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前程。

一九三五年冬，东北军进行整编，成立了骑兵军，由何柱国任军长，黄显声任副军长，军部驻甘肃庆阳县西峰镇。刘桂五仍任骑兵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驻驿马关一带，距西峰镇三十余华里。黄显声是东北军中赞成我党抗日主张，最早靠近我党的爱国将领。在他的周围，有一批我党的地下党员。东北军中，中共地下党员负责人刘澜波同志，公开身份就是黄显声的秘书。张学良派^驻骑兵军的联络参谋王再天，也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刘桂五先后结识了刘澜波和王再天同志。虽然最初刘、王还没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但由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抗日救国的思想基础，所以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在密切的交往中，在刘澜波等同志帮助下，刘桂五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提高。在一次交谈中，刘桂五十分激动的说：“咱们的枪炮来自东北三千万同胞的血汗，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九·一八’日本鬼子侵占东北，咱们不战而退，眼看着东北同胞当亡国奴，咱们这些守土有责的军人，为什么还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把东北大好河山白白丢了！……”。在慷慨陈词，无限悲愤之余，刘桂五也流露出辞官归隐的思想。王再天同志当即开导他说：“你辞职交枪回家后手中无枪无

兵怎么抗日呢？象你这样有爱国正义感的人，掌握的枪、马、人越多越好。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大家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一席话，有力的启发了刘桂五。刘澜波、王再天还经常借给刘桂五一些进步书刊看，并向他宣传了我党“八一宣言”的精神。刘桂五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成为我党政策主张的拥护者。他特别赞赏我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有一次他对好友陈大章（骑三师七团团长，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说：“……过去咱们军人只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叫咱们不抵抗，咱们就不抵抗，结果丢了东北四省；叫咱们打红军，就打红军，这是敌友不分，是糊涂透顶的大傻瓜。”这段话足以反映出他思想认识已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刘桂五领导的十八团是骑兵六师的主力，刘桂五与师长白凤翔又是患难之交。所以刘桂五思想觉悟的提高，对白凤翔及全师必然产生强烈影响。又加之黄显声思想进步，所以骑兵军很少与我军发生磨擦。特别是骑兵第六师，经过多次交往，与红军形成了友军关系。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红军代表朱瑞同志与骑兵六师代表，经过秘密会谈，签署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四条协议。协议第一条便开明宗义指出：“亡国灭种的惨祸正已迫在眉睫”。并明确协议两军“在抗日救亡与无上任务下，作成亲密的联盟，并从今日始一致确定这一联合”。第二条，骑兵

六师还向红军做出了“不受命进攻红军”和互通情报等四项承诺（全文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这一协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浸透着刘桂五的心血。

刘澜波和王再天同志十分赞赏刘桂五的思想和作为。因此，多次建议陈大章（曾给张学良当侍卫副官达十年之久，与张学良个人交谊甚厚），把刘桂五推荐到张学良身边工作。陈按刘、王同志的意思办了这件事。这对后来刘桂五在西安事变中荣立首功，打下了基础。

与西北军

一九三六年秋，刘桂五到东北军联合举办的由张、杨两将军兼任团长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学习。学习期间，刘桂五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得张学良将军的赞许，学习结束后，即把刘桂五留到了侍卫副官工作。这时的西安已处于拔剑张弩之势。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率领文武大员和亲信保镖队伍宪兵三团亲临西安，坐镇临潼华清池，摆出了与张、杨两将军最后摊牌的架式。东北军和西北军已面临不认真剿共，便将自身被剿的绝境。因此，张、杨也只有走实行兵变的最后一招了。在此历史重要关头，张学良决定对刘桂五委以重任。

十二月八日，张学良在他的公馆西楼单独召见了刘桂五，又经过一番认真考验，才当面向刘桂五交付了“捉蒋”重任。

为使刘桂五熟悉蒋介石的住所环境和认识蒋介石，当日下午张学良即带刘桂五去临潼以请命的名义面见了蒋介石。张向蒋介石介绍说：“他就是我说的骑兵六师十八团团长刘桂五。热河人。他要带兵回热河去抗日。今天来向总司令辞行，请作指示！”张学良退出后，蒋与刘单独谈了半个小时的话。蒋假惺惺地对刘桂五慰勉了一番，最后说：“你回热河后，经费方面有何困难，可给我来信、来电报。”刘桂五一方面随机应变地回答了蒋的问话，一方面机警地观察了蒋的住所环境。当日晚张学良又与刘桂五交换下午接见的情况，商讨了“捉蒋”的具体方法、步骤，并当即决定刘桂五与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久共同担负“捉蒋”任务。并从卫队营和白、刘的警卫中挑选了九十余名精兵，组成了一支精悍的捉蒋突击队。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在公馆又召见了刘、白、孙三人面商“捉蒋”机宜，把捉蒋突击队的主力，提前埋伏在临潼附近的霸桥镇。张学良谆谆叮嘱刘、白、孙三人同心协力完成“捉蒋”重任。刘、白、孙向张学良表示了必胜决心后，便一直留在张公馆待命。

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张、杨两将军招待南京诸大员的夜宴方散，立即调兵遣将开始行动。十二日子夜，张、杨两将军联合召开了两军的高干会议，宣布了兵谏计划，然后便部署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除总的兵力部署外，又命令一〇五师一旅一团团长张治邦率部封锁华清池、临潼车站和西临公路。又令原担负华清池警卫任务的卫队营营长王玉璞率部协

同刘桂五等完成“捉蒋”任务。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二时，刘、白、孙三人从西安出发到霸桥镇与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士兵会合。由白凤翔做了简要动员讲话后，立即乘车直奔华清池，进入阵地。白凤翔在华清池门外的汽车上统一指挥。由刘桂五和孙铭久带队发动攻击和“捉蒋”。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打垮了宪兵三团的顽抗，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刘桂五等人五时开始战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圆满的完成了“捉蒋”任务。在这个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中，刘桂五立了头功，除得巨额奖金以外，并立即擢升为骑兵六师少将师长。一时间刘桂五成为西安城的风云人物。在这次事变中，刘桂五在“捉蒋”时还捉住了在“一二九”事件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刘桂五把他处决了，大快人心。

经过西安事变，终于赢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首先组成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挺进先遣军”。其宗旨是“挺进热河，收复东北，驱除日寇，光复中华”。刘桂五的骑兵六师，做为主力，编入了挺进先遣军。在出师以前，在西安的东北同乡会举行欢送大会。在会上刘桂五慷慨激昂的表示：“此次奉命出征，能成功则成仁，必尽军人天职。”

在挺进军期间，他又与在该军中工作的共产党人邵大斌、栗又文以及进步人士关梦觉等人，在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刘桂五率部抵达大同，与马占山会合。

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刘桂五率部在大同、丰镇一线与日伪军作战，由于挺进军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除刘桂五师战斗力较强外，其他部队战斗力较差，又加上孤军深入，缺乏后援，因此在日伪军强大火力进攻下，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天镇、阳高、丰镇相继失守。九月十七日刘桂五率部在平地泉与敌人激战三日，虽屡挫敌锋，但终因寡不敌众，挺进军继续后撤，十月一日撤入绥远境内。刘桂五率十七、十八两个团，在绥东旗下营一带布防，准备抗击入侵之敌。副师长王景阳率十六团驻包头。十月六日敌人以伪军三个师的兵力和五百名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大举侵犯绥远。在旗下营一线激战了三天。八日敌人在八架飞机和十三辆坦克助攻下，向挺进军阵地疯狂进攻。一日之中主阵地被敌人占领三次，又均被夺回。九日王景阳率十六团来支援，激战一日阻击敌军不能前进。十日晚，刘桂五率骑兵，王景阳率步兵分两路，出敌不意，偷袭了敌人阵地，一举击退敌人撤退了七十里，退到卓资车站。

敌人在与骑兵六师的作战中屡屡碰壁，狡猾的敌人在十一日与骑兵师作战的同时，又派出五百骑兵绕道袭击归绥城南的凉城。十二日敌军占了凉城，这不仅使省城受到威胁，也使骑兵六师的阵地形成了腹背受敌之势。马占山于十三日撤出归绥，十五日刘桂五奉命率部向五原转移。半月激战，骑六师以伤亡二百余人的代价，歼敌六百余人，击毁敌坦克三辆，铁甲车一列。同年冬刘桂五率部在五

原，东胜一带与日军作战。

一九三八年春马占山率挺进军，自伊克昭盟 黄河，意在北出大青山，东进开辟新战场。骑六师担负了全军前锋的重任。结果在大青山中陷入了重围，苦战月余，伤亡惨重。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四月，挺进军在大青山北山口奋勇突围西撤。骑兵六师又担负了全军后卫的重任。

挺进军在西撤中，上有敌机侦察扫射，下有重兵追击，全军十分疲劳，队列秩序已难控制。刘桂五为了保卫马占山的安全，率部分警卫部队始终不离开马占山。四月二十一日刘桂五与马占山宿营在百灵庙西南黄油杆子村，拂晓被敌人包围。二十二日早在与敌人战斗中警卫部队被击散，马占山只身走脱，刘桂五在突围时，中了敌人炮弹，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六岁。在此以前刘桂五曾负伤一次，当下属劝他到后方疗养时，他曾大声疾呼：“我临阵后退，何以对东北父老！”这次突围时，他先负重伤，当有的士兵来救他时，他自知已无生机，唯恐连累别人，厉声喝叫别人赶快突围，不要管他，终于殉国。敌人发现了刘桂五的尸体，欣喜若狂，立即割下了刘桂五的首级，向上献功，并进行了大肆宣传和诬蔑。

敌人撤走后，刘桂五的侄儿刘大光和士兵，在乱尸堆中找到了他的尸体，盛殓后，辗转月余，才在五月二十五日把灵柩运到西安。这一天西安城五千余人出城五里举行了隆重的迎灵礼。刘桂五将军的阵

亡。在广大爱国军民，特别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当时正在武汉的东北挺进军任少校秘书的关梦觉闻讯后，立即挥泪奋笔疾书写了题为“碧血黄沙埋战骨，吴头楚尾吊忠魂”的文章，刊登在东北救亡总会办的《反攻》杂志第六期上。文中记述，五月一日在东北救亡总会上办的一个宣传晚会上，当主持人沉痛地宣布了刘桂五将军在前线阵亡的消息后，全场立即怒吼般地呼出了“我们要为刘师长报仇”的口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这位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朋友，在刘澜波、邹大鹏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陕西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以会民字674号文件追认刘桂五为革命烈士，把烈士的灵柩也迁入西安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安葬，并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年时，西安市人民政府为烈士举行了立碑典礼。

中共朝阳市、县委党史办

朝阳市、县民政局 (执笔秦奎一、杜广权)

